

論語徵集覽

十六

李氏

| |
|-----|
| 口42 |
| 91 |
| 16 |



門 午 12
號 91
卷 16

南陽書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見季氏

卷之十六

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古孔安國曰顛與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獨疑求教之孔安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封顛與為附庸在其域中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馬融曰柙檻也積櫃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孔安國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矣小氏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

大安寧不傾危矣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
 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孔安國曰干楯也也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
 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李氏家臣陽虎
 果囚李桓子
 新穎與國名魯附庸也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
 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
 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
 事故夫子獨責之東蒙山名先王封穎與於此山
 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
 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
 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
 孔子言穎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
 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非
 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
 聖人不能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
 之故歸咎於季氏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
 相譬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
 當去也兕野牛也押擻也擻擻也擻擻也擻擻也

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
 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固謂城郭完
 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
 實與季氏之謀矣欲之謂貪其利寡謂民少貧謂
 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
 顯吏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
 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
 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
 而無傾覆之患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與謀而素
 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子路雖不與謀而素
 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
 顯更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干楯也戈
 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
 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
 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吏以附益之夫子所以
 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
 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吏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與

古義顯史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李氏欲伐而取之時冉有李路為李氏臣蓋二子心有不安者故特來報夫子也冉求為李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東蒙山名先王封顯史于此山下使主其祭已屬魯在其域中則為社稷之臣何以伐之夫子指李孫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兕野牛也柙檻也積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又不得不得任其責也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邑冉有既言吾二臣者皆不欲而又言其有可伐之狀蓋見義不精故疑信相半耳言君子好直故疾夫舍其所貪欲而託善作他辭此二句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與寡與傾殊不謂財之均謂各得其分寡謂民少和謂上下和睦安謂堅固不危季氏所患者在於貧與寡與傾殊不知各得其分則無財乏之患上下和睦則無民少之患堅固不危則無傾覆之患然是時遠人不服邦分崩離析則三患自至何暇以治修然後遠人焉耳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言內治修然後遠人

服若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不可即稱兵也已來之則安之不復貪其土地人民也遠人謂顯史也分崩離析謂國勢分裂民心乖離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不安則內變將作人皆視目前之小利而不知後來之大害天下之通患也後世講武者豈不曰如是而能享其利乎殊不知苟其內不均不安不和則敵未與而變生肘腋不可復救焉○洪氏慶善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徵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

百姓足顏淵篇

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之類。法度豈容謂之德乎。

書大禹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古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孔安國曰制之由君孔安國曰無所非議

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言不得專政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古義齊桓公晉文公皆為諸侯之盟主然齊至悼公晉至惠公皆十世國已微弱政在大夫陪臣家

臣也。五世三世言其世數。大約不過如此。君不失權。則大夫不得自專。政當人心。則下無竊議。此章蓋記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道之初變也。自大夫出世道之再變也。陪臣執國命。變之極也。諸侯以為可以此而制天下。大夫以為可以此而專國政。陪臣以為可以此而永執國命。殊不知上以惠下。下以奉上。而後上下叙而國安。若夫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也愈益。速也。春秋之作。欲遏亂臣賊子之欲。而挽之於古。之隆。故明其跡。以詔諸後世。其慮之也。至深切也。人君至於論治。天下不可不監焉。論曰。或曰。自古諸子著書。立言論治。天下之道。是以庶人議之也。彼皆非乎。答曰。非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然天下有道。則學在上。抑而不議之也。學在下。故雖以庶人議天下之事。而不為僭。其恐道之絕于天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不得已也。

徵 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

師曠曰左傳襄公十四年

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百年。大夫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年而亡。皆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之。故曰執國命。仁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議政為有罪矣。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不非其大夫。則不議政可知已。然是禮也。非法也。

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知禮法之分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十四年
朝鄭曰去對身

古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孔安國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

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

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

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

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久而失之也。

古義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

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孔氏曰三桓謂仲孫叔

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

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此與上章皆門人錄之以

見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非徒記當時之事而已

言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

大而大者必微必然之理也。

徵祿之去公室。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仁齋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古馬融曰便辟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

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古義直者直言無隱諒者堅執不撓多聞者博古通今言友直則得聞其過友諒則己亦堅守友多

聞則聞所未聞馬氏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面柔也鄭氏曰便佞則直言不聞友便

佞則是非繆亂人之於朋友善柔則直言不聞友便

在茲所損亦在茲益友常情之所憚然友之則有益損友常情之所悅然友之必有損可不慎乎

徵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

則觀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辟人

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

曰便佞也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註而明矣

便辟當去聲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古動得禮樂之節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節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

自損之道

新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

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古義 邢氏曰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何氏曰樂節禮樂者凡所動作皆得禮之節也所謂禮樂不可須臾離身是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人不能無好樂但樂善則日益樂不善則日損故樂節禮樂則身由規矩而進德之基立矣樂道人之善則守己之心除而尚德之意篤矣樂多賢友則不敢自足而成德之輔眾矣故曰益也樂驕樂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矣樂佚遊則無所惕勵而志必荒矣樂宴樂則有所貪戀而志易溺矣故曰損也人不可不慎其所好樂焉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者非也
徵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反。非古音。節禮樂。蓋禮樂皆有節。以節我身也。何晏曰。動得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佚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沈

孟子曰盡心篇

哀公問對

下子曰節

荒淫瀆。朱註。佚遊則惰慢。是失遊字矣。沈荒淫瀆。謂酒酒色也。三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泥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古 孔安國曰愆過也。鄭玄曰躁不安靜。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言者猶瞽也。

新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古義 愆過也。躁不安靜之謂。隱者隱匿情實之謂。未見顏色所向而語者。猶若無目人也。此言卑幼侍尊長。言語之節也。蓋人必有禮得之。則為君子。失之。則為野人。而其於言語。最所當慎。况於侍君。子乎。

徵侍於君子有三愆。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否。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即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僂言。即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即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知為弟子之禮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言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孔子曰前篇

哀公問禮記

孟子曰盡心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古孔安國曰得貪得

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古義得貪得也。此三者學者終身之大戒也。夫人生血氣不能不從時而變。則又當不可不從時而存。警戒蓋血氣在身而戒之。則在心言其不可自任血氣也。

書曰中節之謂

見壽考

集賢卷之十六

書曰仲虺之誥

徵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通上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古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新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

五書大誥

尚書大誥

畏徐邈音威

見壽

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古義。畏。怖也。天命者。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大人者。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侮。戲玩也。小人無知。暴慢。故不知三者之可畏也。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大人位重。德尊。人之所崇敬。聖人之言。猶神明不可欺。皆不可不嚴憚。敬畏焉。君子畏之。以自慎其身。小人侮之。以自敗其身。蓋知天命而後。實畏天命。知畏天命而後。能保其身。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唯絕私智。黜私見。一味忠信。至正至直。然後可以知之。非作聰明。任學問者之所能及也。實進德之至學問之極功也。所以君子三畏。首而實進德之至。

徵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恐不同。恐。患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

子畏於匡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之故詳

利見大人乾經
繼明照于四方
離象傳虎變華
經

孟子曰盡心篇

左傳襄公三十
年

子畏於匡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之。故詳
焉。何晏註。大人即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以
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
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
藐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
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位
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專
以位乎。間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上

春其天字
漢劉勰曰味丹

所使。彼阿其意為之。故非小人皆然焉。蓋大人以
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故曰聖人之
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者。故特
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日論
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亦非矣。不啻何
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
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
事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
不言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知
尊祖先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故其

論君子不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喪天命。何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齋言吉凶禍福而不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畏乎。且天命不啻吉凶禍福。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不知也。朱子以付身之重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囿。悲哉。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唯曰天知我而

憲問篇曰知我者其天乎

未嘗曰知天焉。思孟亦言知性之為天。卑而未嘗論天為何物焉。後儒徂見莊列等書。乃其心傲然而謂天不足敬矣。道之所以不明也。殊不知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明民之所棄。即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

孟子梁惠王篇

禘之說八佾篇

孟子卷之三

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其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也。天道恢恢。不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為不如盡心人事之為勝焉。大氏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故也。自思孟好辨。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矣。學者其察諸。狎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而畏之。喜才諂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狎之也。以聖人之言為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尹氏

孟子曰知我者其天乎

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本於敬天已。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古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

新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古義。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言事勢窮蹙。以困於心。此夫子深贊學問之功。以勉人也。夫道一而已矣。生而知之者。固不待學焉。人之上也。學而知之者。及其成也。則亦與上者同功。故次之。困於心。而後學。則固未矣。然勉而不知。亦可以進於上。故又次之。若夫困於心。而猶不知學。則是無義理。

見壽

集覽

一

孟子曰盡心篇

孟子告子篇

之心者故為下矣所謂無羞惡之心者非人也

徵生而知之者上也。即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謂上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如孟子困於心。衡於慮。之困。仁齋曰。事勢窮蹙。以困於心。不知措辭者。是豈可以事勢言哉。以常語困窮相連。故作窮蹙解。非矣。如困倦困頓。皆謂力窮也。己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民有四等是為下也。後儒多不知民字。古者學為士。

可使由之泰伯篇

進於民焉。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故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此言。謂除上智與下愚之外。皆不可不學也。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古無

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古義明者視無所蔽也聰者聽無所失也溫溫然如玉也恭愔慢之氣不設身體也忠言而無不盡也此五者就身而言言敬奉承不怠也思敬則事無失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念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此四者就事而言此明君子除九思外無復他思也夫人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能思也若夫喪身敗家者皆弗知思故焉耳九思蓋所以狀其善思也論曰醫之製方必有君臣佐使之差奇偶緩急之殊眾藥相配而後能已疾救人若夫用單方者亦徒備急之用要不足為法聖人之設教也亦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眾功兼全而後以成其德如先儒主敬之說亦用單方之類耳又曰事思敬九思之一耳謂九思皆當主乎敬者何哉

徵念思難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易曰君子以懲忿是思難也見得思義易曰理財正辭

子曰顏淵篇
 易曰懲忿損象
 傳
 易曰理財云云
 繫辭

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子有九思皆謂思惟之也
 視思其所以明聽思其所以聰色思其所以溫貌
 思其所以恭思如何言之而後得忠思如何為之
 而後得敬思如何問之而後得析疑忿則思其能
 招難見得則思其或害義後人不知思字多作念
 頭解故詳之爾仁齋以此而譏朱子持敬之非然
 朱子亦有窺先王敬天之義而不知本諸天是朱
 子之失也仁齋謂敬唯在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
 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古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

新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

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

死故夫

古義言好善惡惡出於其誠者世固有其人矣語

古語隱居求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是也義即君臣之義也行義達道者如幡然

而起應湯之聘幣也孔門若顏曾閔冉之徒可以

當之而夫子曰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

材而至於其門人則每不論及之也善善惡惡出

於其性者人之上也何故不及求志達道之人邪

曰聖人之學以經世為本而不及求志達道之人極

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善善惡惡出于

至誠雖行之至者然不若求志達道者之不唯成

己亦能成物之為大此其所以優劣之也以此教

人猶有以自潔為高者豈非不知其輕重者乎論

曰舊註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顏曾閔冉之

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惟伊尹

大公望可以當之顏子亦幾乎此非也孟子明言

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今言亦幾乎此

則是右伊呂而左顏子也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

矣而顏子亞之則其德業豈有媿於伊呂乎哉若

徵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

者惡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善或有聞也然

見善則

卷之十一

十一

子曰

又曰見里仁篇

有時乎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未知孔子誰爲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且孔子門人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於門人皆以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不難之辭也。隱居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也。舊註以爲心志之志。殊爲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事仁也。孔子嘗曰。

孟子萬章篇

子路曰微子篇

用舍述而篇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人之善誘。徒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言語之道。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錙銖爲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此章爲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夫七十子之徒。與聞此言者。皆以孔子後言爲志者也。使其見用於當世。亦當世之伊呂也。如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

論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古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王肅曰此所謂以德

稱

新駟四馬也首陽山名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

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古義駟四馬也首陽山名程子胡氏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句之上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朱氏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此

用舍張而蘇

景公感慨詳于左傳及晏子

言雖萬乘之君然無德之可稱則曾匹夫之不若齊景公大國之君也然死之日泯然漸盡與草木同腐伯夷叔齊首陽之餓夫也然萬世之下猶與日月同光其榮辱隆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嗚呼以人君之尊而不得下比匹夫豈不可悶哉

徵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

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

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

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

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

者非以富貴也得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古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

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古義亢以為伯魚平日在夫子之膝下必有聞人之所不及聞者詩之為教天道備矣人事洽矣而

著善惡得失之迹故學之則能言禮者人之隄防
 萬事之儀則故學之則得以立言聞斯二者明別
 無異聞也遠者謂不狎近也父子之間不責善故
 古者易子而教又言遠之也孔門之教無先於詩
 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而無甚異於人
 以為教者蓋人情以詩而人道以禮而立皆言
 萬世通行之道是故聖人之道為萬世通行之道
 詩禮之經為萬世通行之典若夫遠人以為教者
 豈聖人之道乎哉

徵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
 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
 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
 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

父子不責善孟
 子離婁篇

見詩禮

集賢卷之十六

孔子嘗曰先進篇

孟子盡心篇

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己。至於教之道，則有至焉，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門人亦有親疎久近之分，則豈一槩而施之乎？是孟子私淑艾，後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

庸言之謹易文

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鬯，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妻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見詩經

集覽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禮記曲禮

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述而
篇

新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古義寡寡德謙辭孔氏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孔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其禮也○吳氏杖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氏曰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戴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

豈如後世謂是為某語錄者比乎。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終

